

抒情詩欣賞

著等萊雪・國英
編譯生浦林

店書立大



英·雪萊等著
林浦生譯編

抒情詩欣賞

大立書店印行

詩有什麼用處？

英國·艾迪斯·息威爾作

本文作者艾迪斯·息威爾 (Edith Sitwell) 女士係近代英國名詩人兼批評家，她的兩個弟弟 (Sacheverell 和 Osbert) 也是著名的作家。據這位偉大的英國女詩人的秘書說，她生前認為本文是她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時常有人——主要在英國——提出藝術有什麼用處，尤其是詩有什麼用處的問題。這件事使我覺得非常奇怪。為什麼世間的一切都非「有用處」不可呢？詩雖有如百合花之美，可是，如果要問詩有什麼用處，却是和問宗教有什麼用處同樣地沒有見識。

詩的作用很多。目前，人類真正相信的，似乎只有陰沉而兇殘的主義。在這樣一個可怕的時代，詩人應該和教士同心協力恢復人類對上蒼和本身良知的信念。

美國哲學家愛默森 (Ralph Waldo Emerson) 曾經對柏拉圖下過這樣的評語：「他的眼光能够像太陽般從中央四顧，無遠弗屆，所以具有一種毫無罣礙的信念。」這也可以說是偉大詩人的寫照。這句話，用來評論過去和現在的詩人，都同樣恰當，因為現在許許多多的信念都由於世間外在情勢和自身生活的影響而慘被削弱或完全喪失，但是詩却可以幫助我們有一個中心，使我們屹立不移。

世界的化工真是極盡奧秘之能事，所以奇妙的景象層出不窮——羊齒植物和羽毛的圖形和窗戶玻璃上的霜花相若。雪花的六出與水晶礦天生的六稜類似，看到了這些情形，我不禁自問：「這些美妙形狀都是偶然塑造出來的嗎？如果不是，則誰能教我不信仰上蒼的存在？」

詩人述及人生命中所被摧殘遺忘的部分，幫助人們以更仁慈的態度待人，常把「孩子們，你們要彼此相愛」提醒大家。例如，在莎士比亞看來，甚至最卑微的生物也都無愧於太陽光照。

詩有很多用處。它把現實化為神明。例如，伍滋渥斯(William Wordsworth)的詩裏就說上帝寓於萬物之中，一草一石，莫不有上帝存乎其間。伍滋渥斯並沒有改變萬物的形狀，他以理性和寧靜的眼光觀察世界，把平凡的人間化為奇妙，這就是他的天才。現實世界平凡無奇的言語和平凡無奇的經驗，一經詩人靈感的洗禮，就都光芒萬丈而令人難忘。伍滋渥斯懷着大地的溫暖，人心的溫暖；這種來自心田而非來自靈魂的天才，祛除了理性的一切冷峻。他在「賦不朽」的一首詩裏寫下了這幾行：

世界和一切平凡景象，

在我心目中的確像，

披覆着天國的光芒。

詩使人的心靈和眼睛脫除塵俗而進入一個崇高的境界。詩可以表白心所凝思、目所凝視的一切。詩尋到宇宙間隱秘的光，替我們重建了所遺忘的樂園。

誠如華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所說，「一切真理都在萬物之中等待人去發現……你尋到

夏雨所潤濕的春陽的時候，真理便像花朵一般地開放，比……盛開的玫瑰更爲芬芳。但春陽必須來自內心。這就是愛。」

我希望人人都能分享詩人的那種出神的狂喜。從某些方面說來，詩人在創造上的經驗和聖徒修德成聖的經驗頗爲相似，我雖然忝爲詩人，說這句話並無自大的意思。我相信任何一個喜愛詩的人都不會有醜陋的靈魂。人情之常的過錯，當然難免，但是他的靈魂仍有燦爛的光輝。

愚蠢的人們說，僅僅爲了愛美而寫出的詩像蝴蝶一樣，毫無用處的。可是我却不禁想起十七世紀的大博物學家約翰·雷（John Ray）答人問「蝴蝶有什麼用處」的話來了。他說：「蝴蝶可以裝飾世界、悅人眼目、使鄉區生輝，就像無數金黃的環佩點綴着田野。」至於上帝創造的蝴蝶，他另有說法：「蝴蝶的美無可言喻，誰看了能不承認造物的天工而讚歎不置呢？」至少，我所談及的那些詩，那些人所創造的蝴蝶，翅膀上不能否認是有人工的技术的。

說到這裏，我要考慮一個許多人都會提出的問題：爲什麼人們多半都不喜歡現代詩？

對於這個問題，我有兩個答案。第一，目前出現了大量的晦澀的無聊作品，這種作品居然獲得批評家毫不負責的獎掖。倒霉的讀者打開這種詩，煩厭得要命，心裏想：「如果這就是詩，我以後再也不讀詩了。」因此他便永遠沒有機會讀到真正的好詩，讀之使他覺得世界更美麗的詩。

另一個原因是許多人都有一種因襲的視聽的習慣，並且對於韻律也相當聾聵。

在我青年時代，我和同輩的青年詩人讀了某些冒充內行的前輩討論詩韻的文章，不禁爲之絕倒。他們

問：「何以青年詩人寫不出像丹尼森（Alfred, Lord Tennyson）那樣工整有韻的詩呢？」如果問他們希望我們倣效丹尼森的那一首詩，他們幾乎總回答：「眼淚，徒然的眼淚」“Tears, idle tears”。其實這首詩並沒有押韻。

他們並沒有閱讀我們青年詩人的作品，而只憑道聽塗說來批判。所有的無韻詩佳作都極便於朗誦，所以那些傳誦一時的無韻佳作，往往被不懂詩的人當作押韻的詩。請看看一首現代詩當中的下列數行：

雲就是這般——

御風而馳、潔白生涼，赤日下留着陰影，

有時喙理那不能飛翔的羽毛。

得意的天鵝啊，且翱翔於平靜的湖上

在蔚藍的空中擺動你們整齊的翅膀，

再彎下頸項，向大海窺探珍珠。

現在你們可以在高樹和天國田野斜坡上暢飲甘露。

爲明天的酷熱積聚新涼，

合起翅膀睡過平安的一宵。（註）

這些詩句豈不是和任何押韻詩一樣地和諧悅耳嗎？

如我在拙著「詩集」的序文裏面所說，韻律是將夢想化爲現實，現實化爲夢想的一種主要的媒介。韻律之於聲音世界，猶如光亮之於視覺世界。韻律賦形於萬物而予萬物以新的意義。叔本華把韻律形容爲「除去音調高低的旋律」。雪萊則說：「偉大詩人無不以其獨創的風格革新前輩的楷模。」

對於重振韻譜一事，許多人紛紛反對。但是即使是一切韻譜中最偉大的一種、亦即天籟而非人籟，也曾遭人誤解。一七一五年去世的湯姆斯·勃奈特博士(Thomas Burnet)，對於星辰不勻稱的排列非常不以爲然，他竟指摘上蒼創世時缺乏技術。他說：「如果按照藝術和對稱的法則，把所有的星辰都排列成許多均勻的圖樣、都完美無疵，構成一個美麗的整體，或偉大的合成體，那麼這個宇宙會多麼美麗！」

某種人不是嫌詩缺乏勻稱，就是嫌詩太勻稱。例如英國有一位批評家認爲米爾頓(John Milton)實在沒有什麼可以稱道之處。米爾頓的許多詩篇的音律對他產生刺激，正像機器腳踏車對於我那不如他那麼敏感的神經系統所產生的刺激一樣。據他說：「詩韻如果呆板，還沒聽到就已經毛骨悚然了。」

有些批評家教讀者不要想從詩中得到樂趣，而要在詩中尋教訓。他們並且在每首詩裏附會一些實際並不存在的含義。我熱誠地希望讀者肯去發掘自己喜歡的詩，不要被這些批評家的言論嚇倒。我們讀那些批評家的作品的時候，如果能夠不太認真，不因他們自我陶醉的言論而厭惡填胸，不可自己，那麼腐儒之見實在可供笑料而無傷君子大雅。

註：這首詩係作者之弟 Sacheverell Sitwell 所作，題爲“Doctor Donne and Gargantua.” 由 Gerald Duckworth & Co. Ltd. 出版。

英國批評家貝臣 (F. W. Bateson) 說過，葛雷 (Thomas Gray) 的「墓畔哀吟」是「要求地方分權的呼籲」。這位先生還在文章裏說丹尼森患精神分裂病。他並且認為我們不應「認定詩裏應有娛人的成分」。「一定要詩娛人……是荒謬的。」

幸虧愛美還沒有被規定爲一種犯法的罪行！

人的份量正如艾丁敦爵士 (Sir Arthur Eddington) 所說，介於「原子和恆星之間」。詩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表明人的份量，並且使我們一生的每一日，每一時刻，都成爲神聖時光。

一家報紙上登過畢加索 (Picasso) 的一封信，裏面說：「有的畫家把太陽化爲一個黃斑點，但是也有畫家憑他們的技術和智慧，把一個黃斑點化爲太陽。」那一個是更偉大更重要的作品呢？可是藝術家以黃斑點化爲太陽之後，許多人看了都會發怒，說這是騙人的勾當。藝術家沒有用偉大的主題。爲什麼要把凡庸事物化爲崇高呢？爲什麼要我們平平凡凡的生命表現得好像在死後還有某種目的呢？詩是偉大的永恆的光輝，可以使街頭熙熙攘攘的衆生，化爲美善、喜樂、或憂愁的縮影。

附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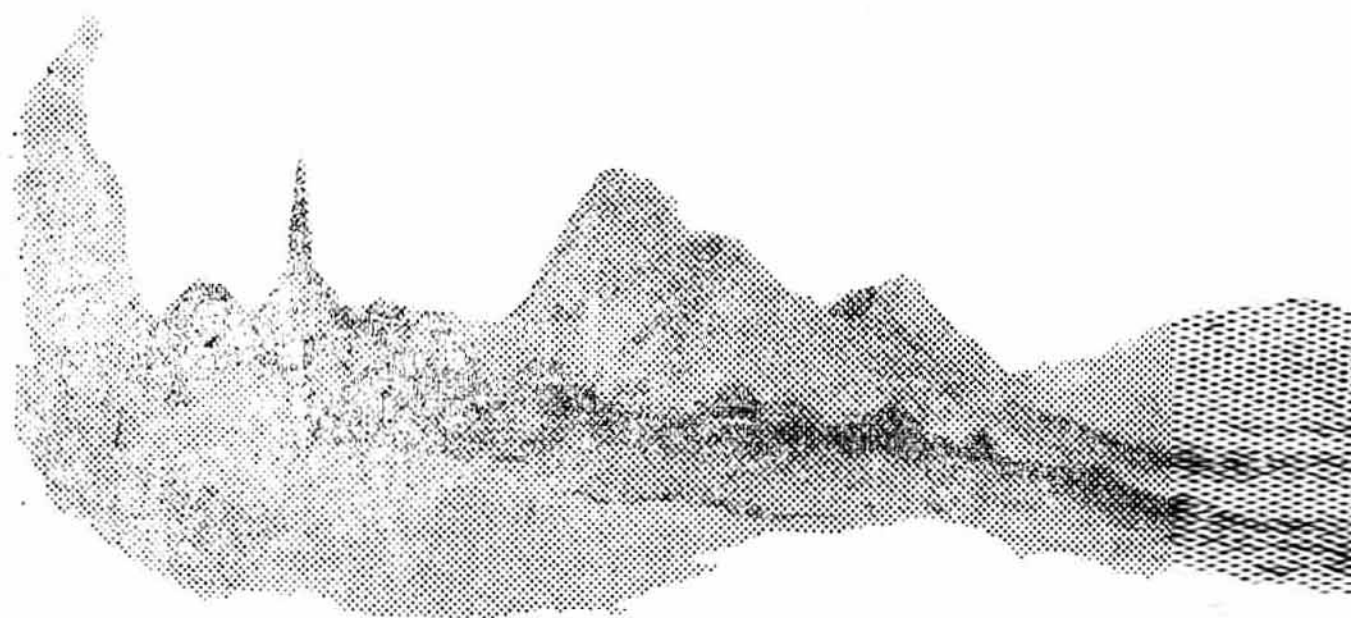
本文作者艾迪斯·息威爾 (Edith Sitwell) 女士係近代英國名詩人兼批評家，他的兩個弟弟 (Sacheverell 和 Osbert) 也是著名的作家。據這位偉大的英國女詩人的秘書說，她生前認爲本文是她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譯者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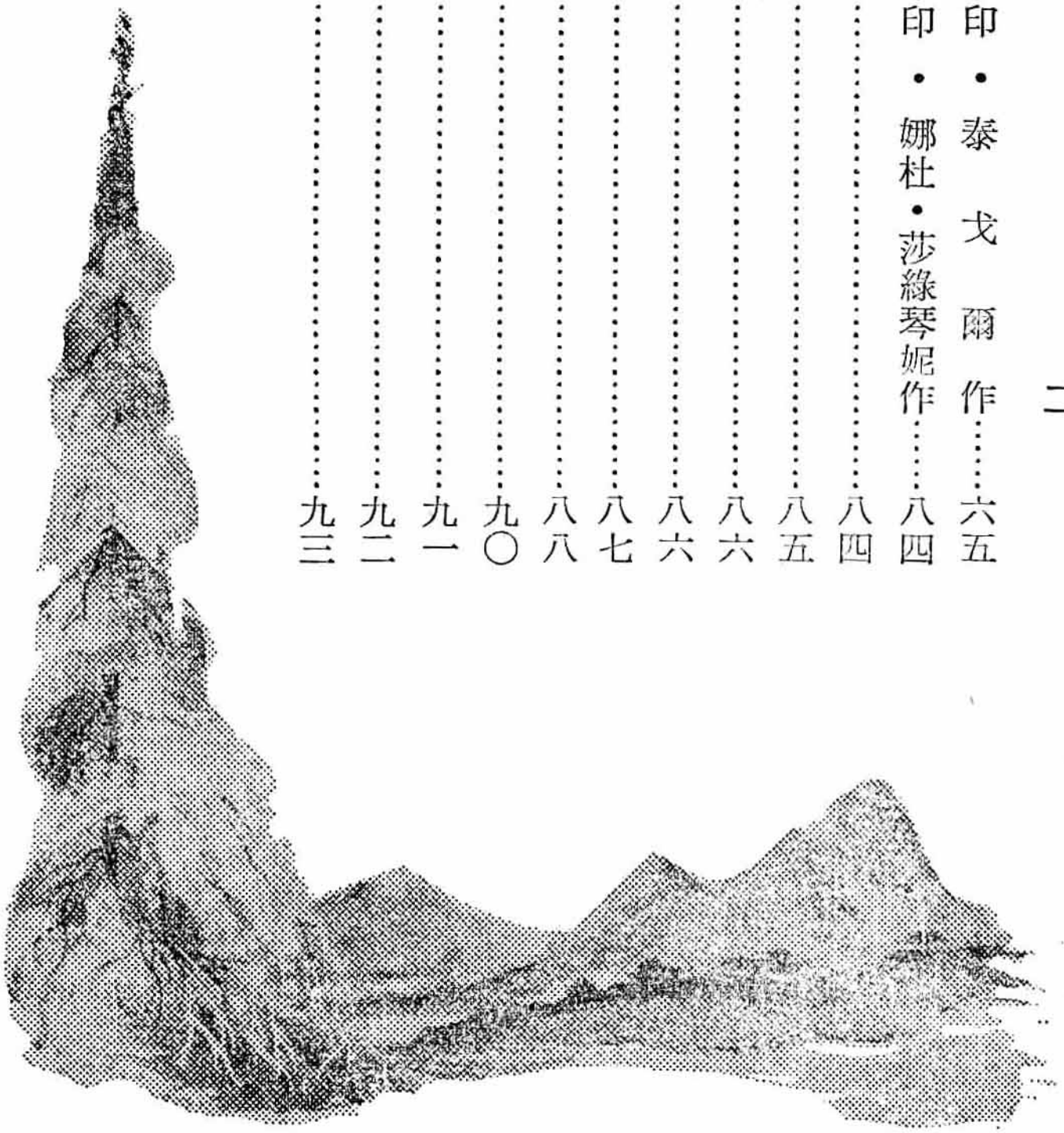
抒情詩欣賞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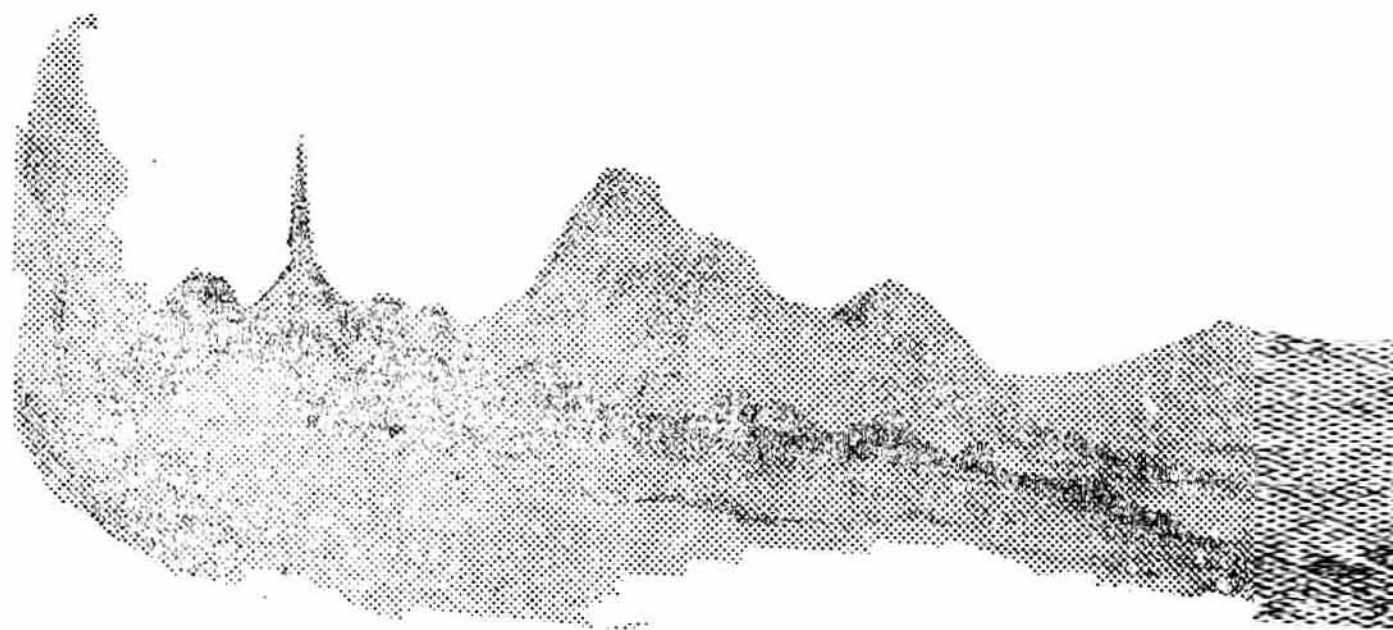
詩有什麼用處？	英	艾廸斯·息威爾作	一
明星，我願如你一般永恆	英	濟慈作	一
語夜鶯	英	濟慈作	三
愛的稱頌	美	愛倫坡作	一〇
親愛的女郎	德	海涅作	一一
旅中寄懷	英	雪萊作	一三
愛的哲學	英	雪萊作	二一
二十歲的好姑娘	英	莎士比亞作	二三
遙寄	德	歌德作	二四
我們不再徜徉	英	拜倫作	二五
徘徊在你的身影裡	英	白郎寧夫人作	二六
低訴與心願	印	泰戈爾作	四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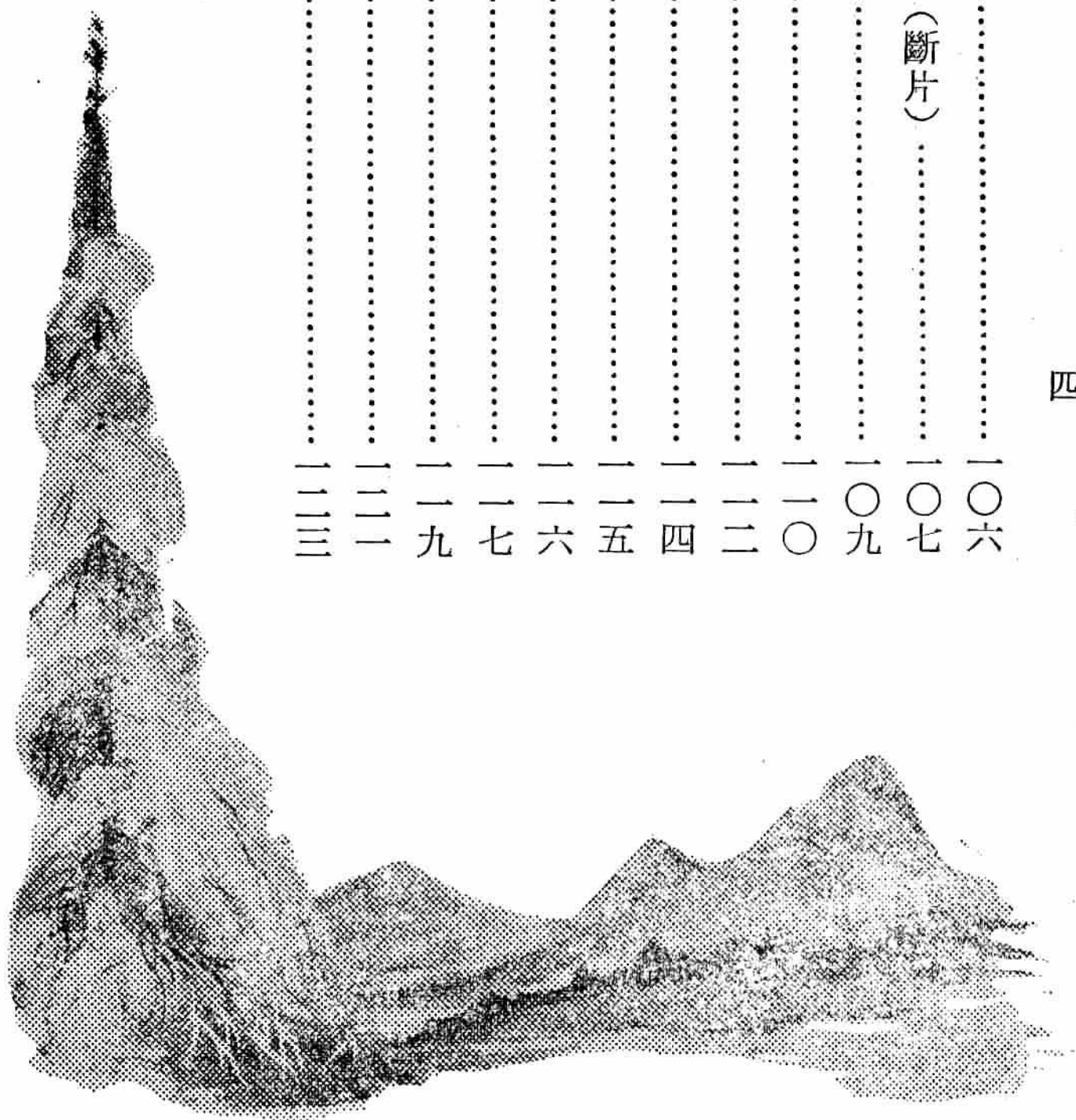
愛情與人生·····	印·泰戈爾作·····	六五
娜杜抒情詩抄·····	印·娜杜·莎綠琴妮作·····	八四
1 任性·····		八四
2 命運·····		八五
3 無憂花·····		八六
4 贖罪·····		八六
5 渴想·····		八七
6 戀歌·····		八八
7 搖籃曲·····		九〇
8 烈婦詞·····		九一
9 夢之歌·····		九二
10 胡馬雍贈左蓓達詩·····		九三



11	秋歌	九四
12	石膏	九五
13	樂極	九六
14	給我的神仙幻想	九六
15	科羅曼德的漁夫	九七
16	迷蛇曲	九八
17	流浪歌者	九九
18	過去和將來	一〇〇
19	生命	一〇一
20	詩人的戀歌	一〇二
21	給痛苦之神	一〇三
22	齊白恩妮莎公主自詡美貌之歌	一〇四



23 我的死了的歌·····	一〇六
24 黛瑪鶯帶給納拉於放逐中（斷片）·····	一〇七
25 詩人給死神·····	一〇九
26 給我的孩子們·····	一一〇
27 帕蘭吟·····	一二二
28 別青春·····	一二四
29 海德拉巴城之暮色·····	一二五
30 時之鳥·····	一二六
31 悲歌·····	一二七
32 印度戀歌·····	一二九
33 悼念·····	一二一
34 愛的舞蹈·····	一二三



35	催眠曲爲蘇那里尼作	一二四
36	牛乳姑娘拉達之歌	一二六
37	死與生	一二八
38	虎山湖	一二九
39	仁奇蘭仙島	一三〇
40	靈魂的祈禱	一三二
41	瞬息	一三四
42	夜	一三五
43	黎明	一三六
44	愛之頌歌	一三七
45	隱遁	一三八
46	不屈的靈魂	一三九



47 告別·····	一四二
48 珍珠·····	一四三
49 春之蒞臨·····	一四四
50 春之魔力·····	一四六
51 夏林·····	一四七
52 六月暮色·····	一四九
53 玫瑰時節·····	一五一
54 銀淚·····	一五二
55 愉快之門·····	一五三



明星，我願如你一般永恒

英國·濟慈作

明星，我願如你一般永恒，
但耐不住中夜美麗的淒清，
永遠半睜着閃閃的巨眼，
看流水繞着人間堤岸，
彷彿是救世頭陀的苦行。
看雪花掩落在田間山嶺，
爲它們蒙上潔白的面巾：
我願意永恒，不易，
偎在愛人瀕熟的胸際，
永享這一份溫柔旖旎，
沉醉在甜蜜的風光裡，
傾聽她溫柔的呼吸，
直到人生末日的蒞止。

附記：

一八二〇年，濟慈知道他的病症愈形惡化。他試着在英國海濱調養，但仍不見效。芬妮·勃朗尼爲他看護，而她的親近更增加了他的苦痛。七月中，最後的，也是最優秀的一本集子發行，可是因而獲致的友情並不能使他恢復健康。九月，啓程赴意大利，他寫下了最後一首詩，以「明星，我願如你一般永恒，」爲首句的十四行詩。那是在航經海峽時寫在一本莎士比亞集上的，是濟慈歌頌愛情詩句中最動人的一首。

語夜鶯

英國·濟慈作

我懷着沉痛的心，
與麻痺了的神情，
如飲下一杯鴆汁，
又如才喝盡鴉片麻精：
這不由於對你的嫉惡，
而是太分潤了你的歡樂——
你，輕翼的森林女神，
在那恬靜和樂的去處，
在葱綠的櫟樹林中，
濃蔭交蔽的一角，
恣情而又嘹唳地，
唱着仲夏的歌曲。